



湘黔路

XIANG QIAN LU

1970年，湘黔铁路重建。当时机械能力不足，主要依靠人海战术。为此，募集了不少民工，这些民工被称为“民兵”，铁路建设被称为“大会战”，这是一次百万大军的会战。

萧光豁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

湘黔铁路

XIANG QIAN LU

1970年，湘黔铁路重建。当时机械能力不足，主要依靠人海战术。为此，募集了不少民工，这些民工被称为“民兵”，铁路建设被称为“大会战”，这是一次百万大军的会战。

萧光豁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湘黔路 / 萧光豁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2.10
(长江文苑)

ISBN 978-7-5126-0703-3

I. ①湘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50449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设计制作: 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-86965206

印 刷: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3

字 数: 325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26-0703-3

定 价: 30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湘黔铁路会战，自 1970 年 10 月至 1972 年 10 月，历时两年。投入员工 90 万人（湖南民工 45 万，贵州民工 34 万，铁路专业人员 10 万），修建长度 631 公里，平均每人 0.7 米。

内容简介

1970年，湘黔铁路重建。由于机械能力不足，主要依靠人海战术。为此，募集了不少民工，这些民工被称为“民兵”，铁路建设被称为“大会战”，这是一次百万大军的会战。

本书通过一个建筑工地人群的描写，展现了那个特殊时期特殊人群的生活状态。

有人充满幻想，有人执著善良，有歌声，有哭声，有激动，有狂躁，有奋斗，有挣扎……

许许多多的无序，最终化作这条铁路的有序。

当年参加湘黔铁路修建的人，大部分还健在，今天，走在这条横贯东西的铁路上，反思当年，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，生命与社会的关系，我们该作何感想？

湘黔铁路：从湖南省株洲经湘潭到贵州省贵阳。长 820 公里。东接京广、湘赣铁路；西接黔桂、渝黔、贵昆铁路。在娄底有支线通邵阳，在怀化与枝柳铁路相交。1937 年始筑湘潭至新化一段，至 1939 年在湘江东岸由田心至板塘镇（现为湘潭东站）间铺轨。西岸由湘潭至蓝田间铺轨，后因日军入侵湖南又全部撤除。解放前夕，恢复通车至板塘铺镇。1954 年通车至湘潭。1962 年湘潭至金竹山段建成通车。金竹山至贵定段（长 631 公里）1970 年 10 月动工，1972 年 10 月筑成；贵定至贵阳段（长 76 公里）与湘黔铁路合一，于 1958 年筑成。为中国南方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。

——《辞海·2002 年版》

第一章

韩文学眼泪汪汪地躺着。他越想越寒心，越想身上越冷，连空气都透着冰凉。

他感到自己就是一只被撵出家门的狗，那个家说要撵他走，就毫不留情地把他撵了出来。

父亲开始是耐心地劝他，说了许多出门的好处给他听，说外面的世界精彩得很，有飞机，有火车，你就不想出去看看吗？舍不得家乡作不了好汉，舍不得爹娘奔不到口岸，人就是要出门去才有出路……

可他听不进去，谁知道父亲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

父亲后来是求他，说得哭了起来：“儿啦，就算是帮你爹吧，爹实在是拖不动这个家了啊，你爹当初投错了行，不该去教书啊，唉，男怕投错行，女怕嫁错郎呀，爹现在是文也文不得，武也武不得呀，爹无能啊，你帮帮爹吧……”

这个家确实难拖。母亲病着，三个弟妹年幼，父亲以前是个文弱的教书匠，后来成了右派，成了个没有劳动力的农民，除了韩文学之外，全是些吃得做不得的。

父亲说到这份上，韩文学心动了，流着泪，却仍然犹豫着没有话。他心想：“我帮你还少吗？义务劳动，我顶替你去干，训话，我顶替你去听，那种时候，我是什么？我就是你！就是坏人！坏人！”他很着难，答应也不是，不答应也不是。

他害怕出门，有两个原因，一是怕人家骂他是右派狗崽子，二是因为他脸上那个黑色的胎记，那胎记虽不很大，但却很显眼，就在右眼的正下方，偏偏又比眼睛还要大一些。使他那只眼睛透着一种狰狞，像有个怪物附着在上面一样。

为了这个胎记，为了父亲的右派名分，他从小没少受欺负，从而在内心里藏着一种自卑，不愿接触生人，怕受人欺负。父母明明知道这些，却根本不去替他考虑，强要推他出门，他怎能不寒心。

其实他也想离开这里，远走他乡，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，那里，再不会有人知道他父亲是右派，再不会有人骂他是狗崽子，再没有干不完的义务劳动。可是，他却不敢轻易答应父亲，他对于出门充满着恐惧。

最后，他爹火了，给了他一顿暴打。父亲打他时，病在床上躺着的母亲声嘶力竭地制止着父亲，与父亲相比，母亲的态度则显得暧昧，母亲不许父亲逼他，却又希望他听父亲的话上铁路。他的心情很复杂，既有着对父亲的恐惧，也有着对母亲的孝顺。

含恨出门的那一瞬，他咬牙切齿地在心里骂了一声：“狗日的！烂右派！”

这是阴历九月初的日子，天上没有月亮。

累了一天了，韩文学寒心了好一阵子后，终于睡了去。

不时有蚊子嗡嗡地飞来，他一次次地打蚊子，又一次次地被蚊子叮醒，那蚊子也怪，专挑着脸上叮，他心里的气憋在手上，一次次响亮地搥在脸上，那脸上除了痛，还有蚊子血，气得他骂起来：“狗杂种！你也要欺负人！”

这是公社小学的教室，是公社为他们这些准备上铁路去的人安排的临时住所。教室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，朦胧夜色中，有人在翻身，有人在打蚊子，有人在说梦话，有人在磨牙

齿……

付德礼从床上撑了起来，摸出门去小便。韩文学冲着他的背影竖了个中指，压抑着声量咬牙切齿地迸出一声：“狗日的！”那声音颤抖着胆怯。

虽说才打一天的交道，这付德礼却令他又恨又怕。

付德礼高大壮实，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，凶巴巴的。

今天一早，付德礼训练他们立正稍息正步走，韩文学没进过学校，哪懂这些，稍一紧张就会甩同边手。对此，付德礼又是吼又是骂，还搥了两耳光在他头上。韩文学气得全身发抖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付德礼小便回来，见韩文学还醒着，心知他还在生气，就说：“快睡吧，明天还要集训呢，要养好体力才行，睡吧。”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拍了拍韩文学的肩膀，韩文学借着夜色，知道他看不见，狠狠地齧着牙瞪着他。这有点像一句俗语：吹熄了灯恨人。

又一只蚊子嗡嗡着飞过来，韩文学循着那声音一把抓过去，没抓着，那蚊子逃得太快。

韩文学眼睛忽地一亮，蚊子都会逃，我为什么不晓得逃？他决定逃走了，至于逃往何处去，他没有多去想。此时的他，完全沉浸在一种激动之中，他的心狂跳着。只是遗憾着这主意来得晚了些，眼看着天就要亮了，天一亮就难以脱逃了。

等了一阵，见付德礼鼾声大起，睡得正香，韩文学轻脚轻手地收拾自己的行李，蹑手蹑脚地走出教室，走出学校。

出了学校之后，他长长地吐了口气，然后就飞跑起来，凌晨的山野，一地白霜。

一只乌鸦被韩文学惊起，呱呱地叫着飞向远方。

韩文学逃跑的时候，付德礼正在梦中。他嘻皮笑脸地逗着

老婆，可老婆板着脸就是不理他。

前几天，为了这上铁路的事，他与老婆吵得不可开交。老婆坚决反对他上铁路，他态度坚决地要上铁路。

抗美援朝复员回家之后，他热情地投身于合作化运动、人民公社高潮，经历了大跃进，挺过了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一直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也许是时光催人老，他的热情日渐减退，甚至感到沉闷，感到无聊，感到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。

自从听到铁路工程需要民工的消息之后，他顿时兴奋起来，他这时才明白，自己是在渴望一种生活，一种热火朝天的生活，他毫不犹豫，喜形于色地去报了名。

老婆不愿他走，因为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付德礼一走，她就必须承担这个家的重担，这担子是不好挑的。

两口子就这样吵了起来。

“我为什么要去？这道理都不懂吗？我是去给你们找好生活呢。”付德礼尽力堆着笑脸，维持着他最后的耐心。

“放屁！你要的是你的好生活，你不管我们的死活，你去死！你死了也别回来！没谁给你收尸的！你狼心狗肺！你不是人！……”

付德礼吵不过，便动起了拳头，打得老婆哭爹喊娘地叫。打完之后，他又后悔，但老婆这回是气到了头的，任他如何逗乐，都不搭理他，一直到付德礼打起背包要走了，老婆还是马着脸，他只好带着遗憾出了门。

付德礼一边走，一边骂，骂阻人的山，骂拦人的水，此时此地，什么东西都使他心烦，连路，都是弯的。

有人在唱着山歌：我站在树脚望树尖，你站在树尖望神仙……付德礼也跟着轻声唱了起来，第一句才唱到一半，他就停了下来，嘟嘟囔囔着继续赶路。

走了好远，回过头去，却见老婆站在家中的院坝上，远远地目送着他，见他回头，便向他挥了挥手。他站着犹豫一下，

眼泪就下来了。他抹了抹泪，摇了摇头，仰天长叹一声之后，铁了铁心，大踏步地就到公社来报到了。人虽走了，心中却一直亏欠着老婆。

付德礼的梦中，老婆终于被他逗乐了，他哈哈一笑，便醒了过来。

付德礼这一觉醒来，又想起白天训练时的事，自己一时性急，拍了韩文学两下子。想到此，心中有些歉意，便借着依稀的晨光，往韩文学睡的那边看了一眼，这一看，令他大吃一惊，那铺位空空的，哪里还有韩文学的影子！细看一眼，连行李都不见了！他急忙翻身起来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急得抓耳挠腮……还没出发就出了逃兵，这对于他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

付德礼用手指轻轻捅了捅林小江：“看见没有？”

“看见什么？”林小江是个下乡知青，1966届初中生，此时睡意正浓。

“这个家伙，睡你旁边的这家伙。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是不是出去了？”

付德礼：“就是，来，穿上衣服，小声些，跟我出去一下，有话给你说。”

付德礼暗自庆幸自己醒得早，其他人还没发现，便拉着林小江急急忙忙走出教室找起来。很快，他们就发现了韩文学印在白霜上的脚印，两人跟着那脚印就追了出去。

付德礼一边跑着，一边气喘吁吁地笑了起来：“人有小九九，天有大算盘！看你龟儿跑到哪儿去，天都不饶你！你看这一地的白霜，这是老天在给老子指路呢。”他们的裤脚很快就被霜露弄湿，两人干脆把裤腿挽得高高的，继续往前追去。付德礼走得飞快，一会儿就把林小江甩在了后边，他干脆加快速度跑了起来：“你慢慢来啊，我得抓紧时间追了。”

韩文学现在没有跑了，像一只久锁笼中重获自由的小鸟，

悠闲地走着，泥路很滑，他眼睛盯着路，小心地避着水坑，吹着口哨前进，“向前进，向前进，战士的责任重……”这是他舅舅教他的。

他的裤脚也早已湿透，把裤腿挽到了大腿上，他手里舞着一根树枝，一边走，一边打着前面的霜露，那动作是合着哨声中的节拍的。

韩文学不敢回家， he 现在是往外婆家走去。大约再翻两座山就到外婆家了，在韩文学的心中，外婆家是一个能给他幸福的去处，每次到外婆家，外婆准会让他饱饱地吃上一顿饭。望望前面的山路，他的心一阵狂动，只消躲过这几天，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走错了路，连方向都错了。

此时，太阳正在跟着他的屁股追上来，慢慢地向上爬。

他更没有想到，就在他身后那座山的背后，付德礼他们也正在满头大汗地追他。

抬头看看前面这座山的山腰，有个人正背着背包往山下走。往下走的人名叫曾诚，1968届高中生，因为赶上文化大革命，于是就成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，下乡已经两年多了。大约是受到山脚下那个口哨声感染，也合着那哨声吹起口哨来。

见人家接了自己的口哨声，韩文学就像是给人揭穿了秘密，他有些尴尬，马上停止了吹奏，目光游移着往前走。

就在他们即将会合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一声大喊，这大喊是从韩文学刚经过的那座山的山顶传过来的。

“抓——住——那——小——子——别——让——他——跑——了——”这是付德礼的声音。韩文学一听这声音，呼地一下抬腿就往山上跑。

“站住！”曾诚见韩文学要跑，又见他提着一包东西，心想这一定是个坏人，来不及多想，放下背包，一声断吼就猛追了上去。见曾诚追上来，韩文学急急地向下闪。韩文学下闪，曾

诚也跟着下扑。此时的韩文学，左冲右突，进退维谷，终于被曾诚抓住，韩文学一挣扎，两人便抱成一团顺着山坡向下滚。

曾诚终于将韩文学的双手反剪过来，骑在了韩文学的身上，喘了几口大气，欢呼着：“抓到了——”

其实要论力气，韩文学并不比曾诚的差，但是，由于他多年的自闭心理，塑就了一个懦弱的性格，有力无勇，胸无斗志，所以不是曾诚的对手。力量是硬件，勇敢是软件，没有勇敢的力量犹如无钢的钝铁。

韩文学又气又恨，挣扎了几次都没成功，他可怜兮兮地哭了起来：“放了我——，放了我——”

付德礼终于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了过来，怒目圆睁声嘶力竭地吼叫着：“放了他！放了他！谁让你！打他！！”

“我还以为，是，小偷呢。”曾诚喘着气，松了手，然后把韩文学扶起来，连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两人都弄得浑身是泥，像两头泥猪。

韩文学低着头，浑身发抖，鼓着泪眼狠狠地瞪着面前的人，然后看看自己的手腕，这手腕在刚才的抓打中，给弄破了些薄皮，细小的血珠子慢慢地往外渗着。

曾诚感到这事有些古怪，眼前这个汉子明明在叫自己帮助抓住这小伙子，可真给他抓住了，却又要骂自己打了这小伙子。曾诚无心与他们理论，只淡淡地说了声：“我没打他。”说完就提起背包，背到身上，他还要赶路呢。

付德礼见他背着背包，心想大约也是上铁路去的，笑了笑：“看来你也是上铁路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赶巧了，同样的，今后要在一起打堆了。”

“好啊。”曾诚顿了顿，来了兴趣，问道：“你们这是为啥？”

付德礼笑了起来，说了韩文学逃跑的事。韩文学仍是恨恨地盯着他俩，曾诚却听得大笑起来。

笑过之后，付德礼又回头来安慰韩文学，说自己的性子急了一些，态度不好，方法也有些问题……“问题的情况是，不管怎样说，你韩文学都不该跑，你知道吗？按部队的纪律，逃兵是要给枪毙的。”他举起右手，叉开拇指和食指，比划了一下。

曾诚说：“有什么嘛，多练一下就好了，就不会再甩同边手了，这些东西其实很简单的，今后我们帮你，快得很。”

林小江这时也追了上来，大汗淋漓地笑着：“原来是曾诚啊，你也上铁路啊？太好了。”

韩文学把脸扭向一边，不搭理他们。

付德礼说：“快走吧，今天正式验兵呢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“验兵？又不是参军，怎么会验兵呢？”林小江问。

“参军？美死你！当民兵，说是会战呢。”付德礼接着又对韩文学说：“你龟儿还跑，以为哪个会央求你去，告诉你，一个月吃四五十斤粮食！四五十斤呢！多好的事啊，想去的人多得很！验不上的还得不到去呢。老子是看你爹的面子才来追你，要是别人，滚他妈的南瓜花！好了，不说了，走！”

阳光朗朗地照在地上。公社小学的操场上，早已散散乱乱地聚了不少人，这些人或站或蹲或坐，有农民，有复员军人，有知青，有男人，也有女人。大的有四十多岁，小的只有十六七岁。

“都站起来！都站起来！”一个干部模样的老头高喊着。他让人群归拢到学校操场的南头，并宣布开始点名，点到谁谁就答一声，答过了，就站到操场的北头去。

“年华！”

“到！”那姑娘大约十八九岁，一边应着，一边迈步往北走，凭那步伐，一看便知是个城里下来的知青。这姑娘站到北边去后，转过身来时，人群发出一片惊喷声，这女孩长得实在

太美了，身材匀称，肤色白里透红，在她身上，你可以领会到“含苞待放”、“出水芙蓉”之类词语的真义，这真的是一朵花，是春天的百合，秋天的白菊。

“李秀英！”

“呃！”李秀英刚钻出人群，人们便轰地笑起来，笑她那不规范的答应。这姑娘的脸庞黑里透红，透着壮实，虽然比不上那位年华的美丽，却也算得上是一朵黑牡丹。她左右甩着手，不紧不慢地走过去，根本不理睬那阵哄笑。

“曾诚！古八百！林小江！桂中华……”那老头一个个地点着，一边点一边在那名册上作着标记。

答“到！”的，答“在！”的，答“来啰——”的……一群没有经过训练的散兵游勇，当然不可能一致。

韩文学答得很规范，他答的是“到！”，这是刚才付德礼教的。

验完兵，淘汰了几个，剩下三十来人留了下来，按民兵建制编为一个排。仍住在学校，继续集训。

付德礼被任命为班长，这个班共有十个人，其中三个知青，七个农民，从性别上分，则是八男二女。三个知青是：女知青年华，男知青曾诚、林小江。

训练时，韩文学稍一紧张，又会甩成同边手，而且分不清左右地乱出步子，气得付德礼大吼小叫的，“看你龟儿子，是这么多的了。”

休息时，林小江嘻笑着在那儿学韩文学的同边手，他翘着上唇，鼓圆双眼，神情专注，手脚夸张，弄得大家哈哈大笑，付德礼直笑得掉出了眼泪，一边笑一边吼着：“不许学！不准学！”

古八百伸出舌尖舔着上唇，一脸灿烂地笑着，接着就张开双臂，紧紧地箍住林小江，两人嘻嘻哈哈地在地上滚成一团。

这古八百长得肥嘟嘟的，有些力气。这家伙与食物有着不解之缘，他的食物进口是厚厚的上唇，他的食物排泄口是肥肥的屁股。古八百小学时与林小江同学，他父亲以前在城里工作，1961年给“精简”后，全家搬到了农村。

付德礼究竟是复员军人，他有他的办法。他叫韩文学把右脚的草鞋脱下来成为光脚，左脚穿着草鞋，对韩文学进行单兵教练。

“草鞋！脚板！草鞋！草！脚！草！草脚草！左右左！……立定！怎么又甩成同边手了！别再给老子丢人现眼了！”

“正步——走！左！左！左右左！……”

天黑了，韩文学还独自在操场上练习，他已隐隐地感到自己在进步了。林小江走了过来：“有进步，大有进步，该歇歇了。”然后拉着他走回了教室里。

古八百见他们进来，笑着说：“练得怎么样了？韩文学，是这么多了吗？”

林小江这回来劲了，清了清嗓：“等老子讲个故事给你们听。从前有个人，一辈子没结过婚，也没尝过女人味，后来死了，鬼魂去到阴间，还在不断叹息。阎王一查档案，果然忘了给他搭配妻子，于是准备满足他，让他自己决定下辈子的活法。他想了想，决定投生成一只公鸡，因为这是个妻妾成群的活儿。这样，他如愿以偿投生成了一只公鸡。等他快要开叫，也就是说快要享受妻妾成群的生活时，主人却把它捉去卖了，卖给谁也好办呀，偏偏卖给了庙里的一个老和尚，老和尚是买它去打鸣报晓的，而庙子里是只养公鸡不养母鸡的，结果是害得他既没娶上妻更没纳上妾。气坏了，绝望了，每天一早便高呼不平……”林小江用手轻轻地捏住鼻子，模仿着公鸡打鸣的声音叫了起来：“是这么多的啰——，是这么多的啰——”

哄堂大笑，古八百和韩文学都笑得蹶到了地上。

“不准笑！不准笑！哪有笑便宜的，要给钱才行哟。”林小

江一边打趣，一边自己也在笑。

付德礼笑得眼睛眯成了两条小缝，指着林小江笑骂：“你给老子，你给老子……”喘过气来，他又摇了摇头，“命由天定，命由天定，连阎王都没有办法的。”

大家正在高兴着，高排长走了进来，他是来找付德礼的。排长高富贵，复员军人，四十来岁，敦敦实实的。

下午，高排长回了趟家，原来他丢了张纸在家里，而这张纸对于他来说偏偏又是个任务。幸好他家离公社不远，取到纸后，他忙忙地往公社赶，一边赶路一边骂：“明明晓得老子是个大老粗，偏偏搞你妈这些洋玩艺来难我。”这张纸是上面发下来的，是一份“歌篇”，要求各排都要学会这首歌。

上个月县里开五千会，曾教大家唱过。他高富贵也学唱过，但是五千会一散，回到家中，谁还有心唱这些东西，心里的山歌多的是。

现在要叫他教大家唱，他当然很难。“造他妈！大字一个叉，小字一个疤，这个活路老子无法干！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日他妈铁路是要用力气才修得出的，莫非会唱得出条铁路来？唱唱唱，唱你妈个毬！”

高排长虽然怨气冲天，虽然恨这张使他无可奈何的歌篇，但他不敢丢弃它，更不敢损毁它。这是政治任务，政治任务是高于一切的。任你理解不理解，你都得干，任你明白不明白，你都得完成。林副统帅说过了：“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。”

高排长终于想到了办法，他灵机一动，来找付德礼了。他当然知道付德礼和他同样地搞不懂这洋玩艺儿，但他知道付德礼这个班里有知青，这些知青可能搞得懂。

高排长的计划是很聪明的。首先，他不能暴露自己学过这首歌，学过了又忘了，岂不是个笨蛋吗？其次，他不能亲自去